



珍珠翅

約翰·斯坦倍克等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珍 珠 劫

約翰·斯坦倍克等著

香 港 上 海 書 局 印 行

珍 珠 劫

約翰·斯坦倍克等著

上海書局出版兼發行
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

THE SHANGHAI BOOK CO.

271, Des Voeux Rd. C., H. K.

大千印刷公司承印
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四號

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初版 文/672 P. 156 32K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目錄

園會·····	一
一個什克勒女人·····	二三
珍珠劫·····	四三

園會

凱瑟琳·曼斯斐爾德^①

天氣總算理想得很。便是定製一天來辦園會，也不會比今天更十全十美了。沒有風，挺暖和，萬里無雲。惟有碧空裏淡淡抹着一層淺金色的霧氣，正像有些時候初夏的天空那樣。天一亮，園丁就起來剪草，打掃草地，把草地和原來種雛菊的黑色玫瑰形花壇收拾得彷彿都發亮了。提起玫瑰花，人不由得會覺得，這種花很知道園會上祇有玫瑰花才是動人的，祇有玫瑰花才是人人認得清的。足足有成百朵玫瑰一夜之間都開放了，那綠叢枝子彎垂下來，像是受了天使的祝福似的。

早點還沒吃完，搭涼棚的工人已經來了。

「娘，涼棚搭在哪兒？」

「我的兒，快別問我。我決計今年都交給你們小的辦了。別把我當你們娘，把我當個

①Katharin Mansfield (1838—1923) 英國女作家，以短篇小說著名。

貴客就行了。」

可是梅格沒法兒去指點工人。她早點前才洗了頭髮，用塊綠絲巾挽着頭髮，坐在那裏喝咖啡，兩鬢一邊貼着一絡濕髮髻兒。裘絲這個小蝴蝶，又總是穿着睡衣就下樓來吃早點。

「勞拉，祇有你跑一趟了，你是懂藝術的。」

勞拉轉身就跑了，手裏還拿着那塊沒吃完的黃油麵包。借題到外頭去吃東西够多有味兒，再說，她又挺愛管事兒的。她總覺着自己能比別人辦得妥當些。

有四個祇穿着襯衣的人一堆兒站在花園小徑上。他們手裏拿着裹了一細一細帆布的木板子，肩上掛着挺大的工具袋子，那樣子挺神氣的。這時勞拉寧願手裏沒拿着麵包，却沒地方放了，又不能扔掉。她紅了臉，強板起面孔，竟裝得近視眼似的，走了過去。

「早呵，」她學着母親的口氣說。可是那聲調透着假裏假氣，她臊了，像個小姑娘似的結巴起來，「呃——呃——你們來了——可是來搭涼棚的？」

「對了，姑娘，」個子最高的那人說。他是個細長身材、滿臉雀斑的漢子，他挪了挪工具袋子，把草帽往後一撩，低頭朝她微微一笑，「就是這麼說。」

他笑得十分自然，十分和善，勞拉就不緊張了。他那雙眼睛長得多好，小了點兒，可是瞧那深藍色！她看看別的人，也都在微笑着。那笑容彷彿是說，「別發愁，我們不咬

人。」工人够多好啊！多美的早晨！可不能提起早晨；得辦正經事：搭涼棚。

「那末，搭在花池那邊可使得？」她用沒拿着麪包的那隻手朝花池指了指。他們轉過身朝那邊看。其中有個矮胖子把嘴一撇，高個子皺起眉頭。

「我比不上，」高個子說。「不顯眼。要說搭涼棚，」他滿不在乎地回頭跟勞拉說，「總得搭在個地方，教人看了膨傢伙打在眼裏才够意思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」

勞拉的出身教養使得她一時想不過來，一個工人跟她說什麼膨傢伙，算不算越禮。可是她倒很懂得他的意思。

「要不就在網球場角上，」她又出主意，「不過樂隊也要佔一角兒的。」

「嘿，還有樂隊？」另一個工人說。他臉色挺蒼白。那雙黑眼睛打量着球場，沒精打彩的。他心裏在想什麼？

「也不過是個小樂隊，」勞拉溫和地說。也許樂隊小，他就不至於太不自在，可是高個子插嘴了。

「姑娘，你瞧，那塊地方頂好。背着樹，就在那兒。絕錯不了。」

背着喀拉加樹。那末樹就給遮住了。可是這些樹，葉子又寬又亮，果實紫紫的，够多麼美。人會以爲它們是長在荒島上的樹，高傲，孤介，默默高舉着枝葉、果實，與太陽爭輝。難道這些樹非得讓涼棚遮住不可？

是得遮住。工人早就捐起木板朝那邊走去了。祇剩下高個子還沒走。他彎下腰用手招了一下薄荷枝子，把指頭送到鼻孔去嗅那味兒。勞拉見他這樣，早把喀拉加樹忘在腦後，祇管納悶起來，他竟會喜愛這種東西——喜愛薄荷的味兒。在她認識的男人裏有幾個會這樣做呢。她心裏說，工人够多麼好呵。怎麼她就不能跟工人交朋友，偏得跟那幫和她跳舞，禮拜天來吃晚飯的蠢少年交際？跟工人打交道容易得多着呢。

高個子正在個信封背面畫什麼，像是個要綑起來或掛起來的什麼東西，這時她心裏斷定，都是荒誕的階級界線鬧的。不過，在她說，她可不覺得有界線。一點兒也不，一點點兒也不覺得。……木槌嘖嘖地響起來了。有人吹口哨，有人哼起曲兒來，「夥計，你錯了！」「夥計！」多親切，多——爲了表示她快樂，爲了教高個子知道她並不緊張，知道她蔑視愚蠢的傳統，勞拉就大大咬了一口麵包，一邊瞧着他畫。她覺得自己彷彿就是個女工人。

「勞拉！勞拉！在哪兒？你的電話！」屋裏有人喊。

「來啦！」她回身就蹦着跳着跑了，穿過草地，跑上小徑，上臺階，過涼臺，進了門廊。在門廳裏她看見父親和勞瑞在刷帽子，正要上班去。

「我說，勞拉，」勞瑞說得很快，「你最好在下午以前替我瞧一眼我的上衣，看要不要熨一下。」

「好吧，」她說。她突然忍不住，跑過來輕輕捏了勞瑞一下。「我真愛茶會喲，你不愛麼？」她喘着說。

「挺——愛的，」勞瑞那親熱的男孩子聲音說，他也捏了他妹妹一下，把她輕輕一推，「快接電話去吧，傻瓜頭。」

接電話。「喂，是我。凱蒂嗎？早呵。來吃午飯嗎？好極了，來吧。當然高興嘍。家常便飯——不過是點子剩下的碎三明治、雞蛋餅什麼的。是呵，天氣實在太好了。你的白——？我當然會的。等一等，別掛，娘在叫我。」勞拉往椅上一靠，「娘，說什麼？聽不見。」

謝太太的聲音從樓梯上飄下來，「叫她把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戴來。」

「娘叫你把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戴來。好。一點鐘再見。」

勞拉放下耳機，舉起胳膊，深深吸口氣，伸了個懶腰，又把胳膊放下來。「噓——」她長出口氣，馬上又坐直身子。她靜靜的，側耳聽着。彷彿屋裏的門都敞開着。屋裏充斥着輕快的腳步聲和激盪的人語。通廚房的綠氈門掀開來又悶聲地關上了。傳來一長串唧唧嘎嘎的怪聲，是在挪動笨重的鋼琴，那不靈活腳輪在轉動。空氣够多好！難道人靜下來留意的時候，空氣總是這樣的麼？微微的風兒追逐着從窗頭進來，又從門口出去。兩片小小的陽光點子，一片在墨水臺上，一片在銀鏡框上，也在鬧着玩兒。乖乖小圓點子。尤其

是墨水臺上那片。暖暖的，就像溫暖的小銀星星。她簡直想親親它。

門鈴響了。樓梯上傳出莎迪的花布裙子窸窣聲。男人說話聲。莎迪隨便回答說，「我可不知道。等着，我問問謝太太去。」

「什麼事兒，莎迪？」勞拉走進門廳。

「花匠來了，小姐。」

可不是。就在門裏放着個大淺盤子，盛着一盆一盆的粉紅馬蒂蓮。沒有別的。一色的馬蒂蓮，大朵的粉紅花兒，在猩紅梗子上吐蕊怒放，生氣煥發。

「呵——莎迪！」勞拉細聲說，那聲調竟像是微微的呻吟。她蹲下身去，彷彿要在豔麗的花叢上取暖似的；她覺着手裏、唇上都是花兒，胸中也滋長着花兒。

「弄錯了，」她含糊地說。「沒有人訂這麼多花兒。莎迪，去找我娘來。」

正說着，謝太太就來了。

「沒弄錯，」她不慌不忙地說，「是我訂的。美不美？」她捏了一下勞拉的胳膊。

「我昨兒從花店門口過，瞧見櫥窗裏擺着這些花兒。我就想，我這輩子總得有那麼一回把馬蒂蓮買個够。趁着今兒辦園會，正好有得說了。」

「我還打量您真的不想管事兒呢，」勞拉說。莎迪已經走了。花匠出去取花還沒進來。她用胳膊摟住母親的脖子，輕輕地、輕輕地咬她的耳朵。

「我的兒，你總不樂意有個祇管說理的娘吧，對不？別咬我，看花匠來了。」他又搬進滿滿一盆子花兒。

「勞駕給擺起來，就在門裏邊，靠廊子擺在兩邊，」謝太太說。「這樣擺好不好，勞拉？」

「太好了，娘。」

客廳裏梅格、裘絲和小漢斯總算是把鋼琴挪動了。

「你們看，把這個沙發貼牆放着，把屋子裏東西都搬出去，單留下椅子，怎麼樣？」
「很好。」

「漢斯，把這幾張桌子搬到吸煙室去，拿把掃帚來把地毯上的桌腿子印兒掃平，還有等等，漢斯，——」裘絲就愛跟僕人發號施令，他們也偏愛聽她指揮。他們總覺着像是在演戲似的。「叫娘和勞拉小姐就到這兒來。」

「是，小姐。」

她又對梅格說：「我想聽聽鋼琴入不入調，提防今兒下午有人要我唱歌。來，咱們練習一遍『此生令人倦』吧。」

咚！叮叮咚咚！鋼琴奏起熱烈的調子，裘絲的臉色都變了。她握起兩手。她母親和勞拉進來的時候，她憂傷地、神祕地瞧着她們。

此生令人倦，

徒灑淚——空歎息，

情愛本無常；

此生令人倦，

徒灑淚——空歎息，

情愛本無常，

轉眼——即離去！

可是唱到「離去」二字，那琴聲縱是愈加哀絕，她却滿面春風，毫不動心地笑開了，「娘，今兒我嗓子還不壞吧？」她笑着問。

此生令人倦，

希望皆破滅，

一場夢——醒來空，

這裏却給莎迪打斷了。「什麼事兒，莎迪？」

「太太，廚子問三明治籤子您有了麼？」

「三明治籤子？」謝太太恍惚地應聲說。孩子們看她那神氣就知道還沒有呢。「等我想想。」她又有把握地跟莎迪說，「告訴廚子，我保她十分鐘之內拿到手。」

莎迪走了。

「勞拉，」她母親急忙說，「跟我到吸煙室去。我把名兒寫在一個信封背面了，你給我騰下來。梅格，馬上給我上樓把頭上那塊濕東西拿上去。裘絲，馬上把衣服穿好。你們聽見沒有？非得我等你們爹回來告訴他是怎麼着？呃——呃——裘絲，你要是到廚房去，好生寬慰廚子兩句。她今兒早上把我嚇壞了。」

那信封總算是在飯廳時鐘背後找到了，怎麼跑去的，謝太太可想不出。

「必是你們誰偷偷從我皮包裏拿走的，我記得清清楚楚麼，——奶油忌司檸檬凍，寫上沒有？」

「寫了。」

「雞蛋——呃——」謝太太把信封舉得遠遠地覷着，「好像是耗子。不會是耗子吧？」

「是橄欖，乖乖，」勞拉回頭說。

「對了，對了，是橄欖。多不調和。雞蛋橄欖。」

好容易才寫完了，勞拉到廚房送籤子去。她見裘絲正在寬慰廚子，可廚子臉上並沒有半點嚇人的樣子。

「我從沒見過這麼精巧的三明治，」裘絲驚喜地說，「你說有幾種來着，十五種？」

「是十五種，小姐。」

「真難爲你，恭喜恭喜。」

廚子用長刀子去刮三明治皮子，樂得眉開眼笑的。

「高家舖的人來啦，」莎迪在後廚房報信說。她看見那人打窗外經過了。

就是說，奶油泡泡點心來了。高家舖的奶油泡泡點心遠近馳名，誰家也不想自製這種點心了。

「拿進來放在桌上吧，」廚子吩咐。

莎迪把點心拿進來又走出去。勞拉和裘絲也不小了，自是不至於認真貪嘴吃了。話雖如此，她們心裏不由得不得說這點心實在惹人愛。實在。廚子一邊動手擺點心，一邊搖掉浮面上的糖霜。

「看了這點心不是又想起以往的茶會來了？」勞拉說。

「也興是，」講究實際的裘絲從來不樂意想起以往的事。「不過這點心倒實在透着輕巧，軟綿綿的怪好看的。」

「姐兒倆一人吃一塊吧，你們娘哪裏就知道了，」廚子寬心地說。

這可怎麼行。才吃過早點就吃奶油點心。想也不敢想。話雖這麼說，不大工夫裘絲和勞拉就祇着指頭了，那全神貫注的神氣，非鮮奶油引不起的。

「咱們上花園去吧，打後門走，」勞拉提議。「我想瞧瞧工人把涼棚搭得怎麼樣了。工人真太好了。」

可是後門給廚子、莎迪、高家鋪伙計和漢斯擋住了。出了事了。

廚子嘎嘎驚叫得像隻着了慌的母雞。莎迪用手捧着腮膀子彷彿得了牙痛。漢斯蹙着眉頭拚命想弄清楚是怎麼回事。祇有高家鋪夥計好像很得意似的；新聞是他說出來的。

「怎麼的？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出了兇禍，」廚子說，「有人死了。」

「有人死了？在哪兒？怎麼死的？什麼時候？」

高家鋪夥計可不能眼睜睜看着別人把他的新聞搶去。

「小姐知道對過坡下邊那些小破房子？」知道麼？自然是知道的。「就在那兒，住着一個小夥子，姓斯考特，趕大車的。今兒早上，他的馬見了牽引機就驚了，在郝克街拐角上，把他摔了下來，後腦杓兒落地，死了。」

「就死了？」勞拉睜大眼睛瞅着高家鋪夥計。

「擡起來已經死了，」那夥計說得津津有味，「我到府上來的時候，他家正往回擡屍首。」他又對廚子說，「他撇下個老婆和五個小的。」

「裘絲，來，」勞拉一把拉住她姐姐的袖子，扯着她穿過廚房，走到綠氈門那邊。她畧頓一頓，往門上一靠。「裘絲！」她滿面驚恐地說，「咱們想什麼法兒取消這些個？」

「什麼？取消這些個！」裘絲一愕，「取消什麼？」

「自然是取消園會。」裘絲何必又裝不懂？

可是裘絲聽了更吃驚了。「取消園會？我的好妹妹，別這麼糊塗。決不能這麼辦。誰也沒教咱們這麼辦。快別胡鬧吧。」

「可是咱們不能眼看着大門外停着死人，還在家裏辦園會請客呵！」

這可真是有點胡說了，那些小破房子是在斜坡底下自佔着一條小胡同，那斜坡高高通向謝家的房子。中間還隔着一條寬馬路。自然囉，是離得太近了。這片小房子是頭一樣的眼中釘，很不配在這裏做鄰居。都是些醬色的寒儉的小房子。院子裏盡是些白菜根子，瘟母雞，西紅柿罐頭。就連煙囪冒出來的煙也是寒酸相兒，小條小絡兒的煙，很不像謝家煙囪裏大股大股吐出的白色濃煙。胡同裏住的是些洗衣女人，掃煙囪人，一個鞋匠，還有個房前塞滿小鳥籠子的人。小孩子成羣結夥的。謝家孩子小時候從不許往這胡同邁一步，生怕學了下流話或是得了傳染病。可是長大以後，勞拉和勞瑞有時打這兒穿過。這地方實在骯髒噁心。兄妹倆從裏面走出來不免打個寒噤。不過人總得什麼地方都去，什麼事兒都見的。所以他們還是打那兒穿過。

「你想想那個可憐女人聽見咱們樂隊演奏是什麼滋味，」勞拉說。

「勞拉！」裘絲真惱上來了，「要是出一回事就止住樂隊，你這輩子苦也苦死了。我一丁點兒也不比你少難過。我照樣同情。」她把眼一橫，盯着她妹妹，就像小時候跟她吵架那神氣一模一樣。「憑你怎麼婆婆媽媽也救不活個醉鬼，」她緩和下來說。

「醉鬼？！誰說他是醉鬼了？」勞拉狠狠頂了她一句。就像她們平時吵架那樣，她說，「我這就上樓告訴娘去。」

「去你的，」裘絲咕嚕說。

「娘，我進來行嗎？」勞拉擰開大玻璃門把。

「還用說，我的兒。怎麼，你怎麼了？怎麼臉上熱辣辣的？」謝太太從梳妝臺轉過身來。她正在試新帽子。

「娘，有人死了，」勞拉劈頭就說。

「別是在園子裏？」她母親搶着問。

「不是！」

「哎喲，你可嚇死我了！」謝太太鬆了口氣，摘下那頂大帽子，放在膝上。

「娘，聽我說，」勞拉上氣不接下氣地把那個慘消息講了。「咱們自然不能辦園會了，對不對？」她央告說，「樂隊和客人就來了。他家聽得見咱們，娘，他們是緊鄰！」